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槐堂諸儒學案

傅亭泉

從子道夫

從子正夫 別見慈湖學案

陳苑 別為靜明實學案

曾潭續傳

鄧約禮

子泳

傅子雲 見上象山門人

鄧遠

傅子雲

葉夢得

黃叔聖

張商佐

熊鑑

黃家

彭興宗

陸持之 別見象山學案

唐子民

潘仲奇

顧平甫

利元吉

陳去華

諸葛平龍

高公亮

諸葛受之

石斗文

石宗昭

鍾顯

石余亨

黃奇孫

別見滑庵學案

石氏續傳

孫應時

史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胡行

見下崇禮家學

胡拱

胡樽

子衡

子衍

陳剛

朱桴

朱泰卿

李伯敏

符初

周清叟

嚴滋

林夢英

張孝直

饒延年

鄒斌

吳淵

吳潛

趙師雍

趙師歲

包揚

子恢

包約

宋元

學案

卷三十二 表

文瑞樓印行

包遜

羅必元 見下驪塘門人

高商老

孟渙

李雲

豐有俊

潘友文

張明之

周良

董德修

危禎

羅必元

羅晉君

榮中守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歐陽鎮

羅晉君 見上驪塘門人

馮曾

並北谷講友

吳紹古

章節夫

游元

高宗商

李肅

子復見上象山門人

李復

徐子石

弟元德

晁百談

王允文

黃枏

父文晟

黃椿

黃棐

俞廷椿

邵叔誼

魯子

宋元

學

集

卷之六

文淵閣

繆文子

江泰之

徐仲誠

趙子新

邱元壽

口顯仲

劉亮夫

並象山門人

危和

驪塘學侶

羅必元

羅晉君

並見驪塘門人

宋元學案卷七十七

餘姚黃宗義原本

慈谿馮雲濤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槐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槐堂之學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如曾潭如琴山以及黃鄧之徒今

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尚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梓材案金溪學派自吾鄉諸家慈湖絮齋

廣平定川而外謝山序錄盡歸槐堂諸儒學案嚴陵一支自錢融堂而盛融堂為慈湖高第故併入慈湖

象山門人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傅夢泉字子淵號若水建昌南城人雲濤案一本作軒江人為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學於象山雲濤案南

城志云嘗遊陸象山朱晦庵張南軒之門自言少時知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後因困志知返適陳剛自槐堂歸

因問象山所以教人者剛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者入學一年早知離經

辨志今日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可哀也已先生私心識之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

心與相應胸中豁然尚未知下手處及見象山始盡知入德之方謂剛曰陸先生教人辨志

只在義利當謂人曰人生天地間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于此涵養于此擴充良心
善端交易橫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象山論及門之士以先生為第一登淳熙二年進士分
教衡陽士人歸之者眾太守亦加禮焉有一二同官頗與違言先生處之裕如也時陳止齋
為漕使先生與之講學止齋心折其言象山臨卒前數日或自衡陽來呈先生與周平園論
道五書象山嘆曰子淵擒龍打鳳手也軍寧都邑號難治先生一化以道不踰年俗大變平園
以為有西漢循吏之風遷清江判卒于官所著有石鼓文嘗講學曾潭之澣學者稱曾潭先
生先生性地剛毅然多偏自言初見象山即聞艮背行庭之教已而見張南軒于荊州見朱
子于南康不安于象山之說者十年及在衡陽乃深信之先生于朱子尤多相左象山言其
疏節闊目佳處在此其病處亦在此及其卒也或言其以喪心而死然真西山跋其行狀謂
先生之卒縣大夫繪像祠于學而祀之其後四十餘年部使者以其學行聞于朝有詔建祠
于邑之玉虛觀側則喪心之言不足信也

修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澧州教授傳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剛介有立但所論學多

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亦殊可懼

補

又曰夢泉守師說甚力此人若肯聽人平章他日恐有可望

補

宗義案陸子之在象山五年間弟子屬籍者至數千人何其盛哉然其學脉流傳偏在浙東此外則傳夢泉而已故朱子曰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則此數千人者固多旅進旅退之徒耳今傳數十人于此其概可睹矣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

附子泳

鄧先生遠合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盱江人以壻于李侍郎橘園遂家臨川橘園于陸子為前輩而論學最契故先生與其妻弟肅皆師象山在槐堂中稱齋長有來見象山者象山或令先從先生問學登淳熙五年進士官德化丞兼攝邑事葺理凋敝得民心象山貽書當路盛稱其治為温州教授與葉忞相得甚懽調常德府推官卒于官先生篤於庸行常謂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兄弟耳象山嘗稱夢泉宏大約禮細密學者稱直齋先生先生嘗與同門生利元吉彙建昌自有科舉以來進士為題名碑而請朱子為之記且言願發明國家所以教人取士之意有異于古欲使學者讀之而知所警朱子甚善其言因謂二君蓋皆嘗有所學而得其所貴于己者但推其說以告子鄉之後進使之因所感發以求夫古人之所以教者盡心而有得焉則聲名文字之盛彼將有所不屑而況不義之富貴也說者但見朱子晚年多排

象山然觀記中之語則其以公義相取者又未嘗不在也元吉紹熙元年進士次子泳字德裁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淮西帥幕措置江防佐大帥孟珙解齊安圍功第一歷遷刑部侍郎所至以廉見稱晚年坐累遷謫自號吳坡先生群從有名遠者亦師陸子修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傅子雲字季魯號琴山金溪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範尋晉弟子之位象山歸自京師先生亦入太學道相值共泛桐江答問如響應天山精舍成學者坐以齒先生在末席象山令設一席于旁時命先生代講或頗疑之象山曰子雲天下英才也及出守荆門使居精舍象山執手語之曰書院事俱以相付其為我善永新傳謂諸生曰吾遠守小郡不能為諸君掃清氛翳幸有季魯在願相親近象山嘗謂先生骨相寒薄道雖明恐不得行晚奉大對葛丞相邨期以首選不果先生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否不與焉時人以為名言主甌寧簿決訟必傳經義人人服之先生嘗作保社議其中言鄭康成註周禮半是緯語半是莽制可取者甚少象山最是其言紹定四年袁甫持節西江修明象山之學為建象山書院時槐堂高足惟先生在歸然上座所著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童子指義離騷經解撫州守葉夢得故先生弟子建三陸祠于金溪以先生配修

黃先生叔豐

張先生商佐合傳

熊先生鑑合傳

黃叔豐字元吉金溪人象山仲兄九叙之壻師事象山最久象山詳其及門之士首傳子淵次鄧文範次即先生善學不自發問每誘致諸生來授學令其各以疑義前請而從旁聽之象山知荆門軍先生從之記所答問之語題曰荊州日錄時陳止齋始以漕至貽書象山論學而傳子淵亦分教衡陽先生往焉止齋初有疑于子淵之言及先生至始深信之象山嘗曰元吉相從一十五年最得老夫鍛鍊之力其前數年方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數年換入安樂窠窟去近年痛加鍛鍊始壁立無依傍而同門生嚴松直言先生之學當出子淵之上先生諸寮壻張商佐字輔之周清叟字廉夫熊鑑字口口俱師象山而廉夫所記陸子語錄最佳修

郡守黃先生裳

黃裳字元吉實德人少有奇節師事象山應淳熙二年武舉魁南宮三應郡守俸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恩必先其兄之子而後已子

梓村謹案稊洲原本此下有不自發問與陳止齋講學象山鍛鍊等語皆屬金溪黃元吉事蓋因其同字元吉而誤

彭世昌先生興宗

彭興宗字世昌金溪人受業槐堂文安令其教授諸子稱其有法淳熙十四年文安奉祠歸家先生登應天山樂之因為建一精舍以居文安即所謂象山者也文安既卒先生以丙辰訪朱子于家問其何故而來先生以書院頗少書籍因購書故至此朱子曰緊要書亦不須幾卷某向來愛如此其後思賢者必散何必役于物自文安論心學以來議者多以為不講讀書之功然朱子告先生語卻合文安之旨世人不盡知也先生之行朱子又贈之以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水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以時方嚴黨禁也修

祖望謹案劉季章嘗言告子是孟子弟子世昌曰孟子于弟子皆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蓋同時著書之人象山于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考亭謂其滿腔子是禪蓋以此則先生晚年亦為朱學矣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

詹阜民字子南

梓材案先生號默信見其門人喻可中傳

遂安人累官宗正寺丞兼駕部郎中知徽州府先生初

見象山象山言後世學者溺于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先生退而盡屏諸書後來疑其不可問之象山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他日侍坐象山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先生遂學靜坐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擬質象山象山曰子何

以束縛如此乃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先生釋然
附錄

陳北溪答趙李仁書曰象山本得自光老道光號今楊表門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來往以
為覺者甚多此閒九峯僧覺憲者詹喻顧皆以其得道之故與之為朋詹悟道時嘗謂他證
印法門傳度從來如此然則此一家學問分明是空門宗派縱待說得精微玄妙不過是彌
近理而大亂真補

祖望謹案子南以淳熙六年侍學于陸子自言初見請教大旨以當識義利公私之辨
又案子南嘗從張南軒遊以所類洙泗言仁者察之終不能仁及見陸子始解然子南
所言漸近頓悟絕類慈湖遺書中語是乃陸子之學所以招後人之議者

縣丞利先生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盱江人文安高弟也

梓材案先生紹熙元年進士互見節直齋傳

佐邑金溪文安子伯微將師事

之先生謝不敢

參魏鶴山集

陳先生去華

陳去華唐中人象山問之尋常與點一段如何理會答以理會未得屢問屢答如前象山強
之說曰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曾點卻在這裏著到象山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卻理會

得從此頗有省自叙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作十詩而別是時廣中皆得南軒之教謂之南方之學先生歸而變之學人謂之北方之學

進士諸葛誠之先生干能

諸葛受之先生口合傳

諸葛干能字誠之會稽人淳熙進士以乾道八年見陸子遂學業焉先生嘗以書貽朱子論曹立之墓表事欲解兩家之爭先生有兄字受之佚其名亦師陸子同邑胡達材亦以乾道八年侍陸子稱其資質甚美天常亦厚及其問學以為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則陸子非之修

宗義案諸葛誠之問學于朱陸二家相難誠之以學徒競辯為非言之于晦翁亦悵然其言也象山言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閒尤所賴者

梓材謹案謝山為俞默翁傳云山陰胡達材兄弟亦師象山而諸葛誠之往來諸儒之間又奉臨川帖子二明言諸葛誠之非陸子之徒而其修傳云云蓋據象山年譜而言

附錄

口口口曰誠之資質確實有志世故心實愛之但恐未免為才使補

又曰誠之明決有力向來良得其助但義理儘少涵泳辭色閒多與人忤補

又曰誠之誠長進但向來相聚見其病多在矜之一字嘗力告之若不痛于此下工夫則思慮雖親切終必失之補

知軍石天民先生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也隆興進士臨安府學教授史丞相薦其學行遷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曰朝事譬之千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扃開便門不知其私之滋甚于大門也知武岡軍補

侍從石應之先生宗昭

石宗昭字應之新昌人與兄斗文同問學于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為象山所喜復感于異說而祭東萊之文以為石火電光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象山見之駭其迷繆尋先生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已而會于臨安以公案示之先生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辦此此書非吾相對剖浹亦長物耳以進士第授無為軍教授積官至侍從象山謂高宗商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曩者判若二人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

祖望謹案石應之由祕書正字直華文閣侍御史公揆孫也公揆以劾秦檜廢然嘗攻伊川之道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也學者稱爲燭湖先生父介胡宗伋高弟以古道著所稱雪齋先生者也先生八歲能文師事象山以進士尉黃巖朱子持常平節一見即與定交任滿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受邱忠定公帥蜀辟先生以行是時吳氏世將蜀人畏之會吳挺疾忠定遣先生視之以覘其軍情挺盛有所贈先生辭不受歸告忠定曰挺行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遣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以節制之別選將才以革其世將之弊忠定然之及挺死如其策知常熟縣已代矣太守以私憾据撫之謂其負倉粟三千斛其實前令積逋也士民爭擔負爲償而太守愈不喜竟坐貶秩尋起判邵武軍未赴卒其後吳曦復入蜀竟叛朝臣訟言先生問學深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學先生家門雍睦合膳同居所稱世友堂者也

宗義案季和問學于朱陸之間而所師者則陸也

附錄

季和改常熟令大興教化立子游祠朱子記之以爲武城絃歌之化復見于今季和以乾道八年見陸子其後親詣槐堂受業亦嘗問學于朱子

中散胡達材先生拱

胡拱字達材東浙人象山言其資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騁於外而未知自